

# 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 (吴音、汉音)对应关系的研究\*

杨春霖 李怀塘

日语汉字读音分为两类：一音读，一训读。本文只涉及音读中的吴音和汉音。音读中的吴音和汉音均来自古汉语的通语或方言。大约公元五至六世纪（中国南北朝时代）或稍早一些传入的音读称吴音，公元八世纪末（中国盛唐、中唐时代）传入的音读称汉音。二者俱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古音。

日语里所使用的汉字，中国人几乎全都认识，然而一遇到汉字读音就发生了困难。现代汉语字音和日语音读往往差别很大。如：波、西、见三字的现代汉语读音是bō①、xī、jiàn，而日语音读却是，ha②ハ（吴、汉）——即吴、汉相同。吴即吴音，汉即汉音。下同。saiサイ（吴）、seiセイ（汉）。kenケン（吴、汉）。

这除了受日语语音特点影响外，主要因为日语音读是古汉语字音，而现代汉语字音则是古汉语字音在经历了千百年发展、演变之后的现代的字音。

但是，如所周知，语音的变化是系统的，不是凌乱的。古汉语字音和现代汉语字音之间，有着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。中国的汉语古音学家，从十七世纪清代以来，已经在古音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。

于是，现代汉语字音和日语音读之间，虽然差别很大，但我们现在能够研究它们的对应关系，从而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。这对中国人理解、掌握日语音读中的吴音、汉音，和日本人理解、掌握现代汉语字音，都不无帮助。

本文先就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中吴音、汉音的对应，进行一些初步探索。

---

\* 本文篇幅过长，仅发表其一部分。

①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下同。

②用训令式日语罗马字。下同。

---

见”的“何当”；苏轼的《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》“昔饮云泉别常山……问我西去何当还”的“何当”，皆因上文标明了具体时间，故均应作“何时”解。李贺的这首马诗，在“何当金络脑”句之上，因有“燕山月似钩”点出了夜晚这个时间概念，所以这里的“何当”也应作“何时”解。

总之，我们认为，“何当金络脑，快走踏清秋”应解释为：何时才能戴上黄金络头，驰骋于沙场的清秋之夜，为国立功呢？！如此，方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，方能与全诗协调一致。（文中所引诗句下面的着重点，是引者所加。）

对应共列十三条。横线左列用汉语拼音字母记录的现代汉语声母，右列日语音读在五十音表和浊音表里所属之行（ア行、カ行、ガ行、ザ行等）。为了易懂，假名和训令式罗马字都用。并注明是什么辅音，有的只是大体上相当。最后举例。在每条下，再对对应、变化的规律加以说解。为了对应明显，举例用的汉字均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。必要时还使用国际音标。

l、b、p —— バba行[b]、ハha行h①。例：

“部”现代汉语字音（以下简称中）为bù，日语音读（以下简称日）为ブ bu（吴）、ホ ho（汉）

“婆”中为pó，日为バba（吴）、ハha（汉）

“品”中为pǐn，日为ホンhon（吴）、ピンhin（汉）

现代汉语的b、p声母来自帮、滂、并（应作並。下同）母。

凡并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バba行。如：上举部（并母）、婆（并母）两字吴音例。再如：

罢bà（并母）——ベbe（吴）

白bái（并母）——ビャクbyaku（吴）

别bié（并母）——ベチbechi（吴）

病bìng（并母）——ビョウbyō（吴）

袍pāo（并母）——ポウbō（吴）

皮pí（并母）——ビbi（吴）

平píng（并母）——ビョウbyō（吴）

蒲pú（并母）——ブbu（吴）

此对应表示，吴音不但仍为双唇发音部位，而且还保留了全浊特点。在现代汉语里，此类浊音声母却全部变成了清声母。但是，在现代汉语里，并母是按照声调分化为不送气的b和送气的p两套的。凡遇平声是p。如：袍、皮、平等字。凡遇仄声（上、去、入）是b。如：罢、白、别等字。吴音只保持浊音面目而无送气、不送气之分。

其次，凡帮、滂母字，吴音、汉音一律读归ハha行。如：上举品（滂母）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巴bā（帮母）——ヘhe（吴）、ハha（汉）

百bǎi（帮母）——ビャクhyaku（吴）、ハクhaku（汉）

本běn（帮母）——ホンhon（吴、汉）

冰bīng（帮母）——ヒョウhyō（吴、汉）

喷pēn（滂母）——ホンhon（吴、汉）

砒pī（滂母）——ヘイhei（吴、汉）

聘pìn（滂母）——ヒョウhyō（吴）、ヘイhei（汉）

扑pū（滂母）——ハクhaku（吴、汉）

①此为汉语拼音字母。以下凡注在假名之后，或显然用以拼写假名者，是日语罗马字。此外一律是汉语拼音字母。

同时，并母字的汉音也一律读归ハha行。如：上举罢、白、别等字的汉音：

罢——ハイ hai	袍——ホウ hō
白——ハク haku	皮——ヒ hi
别——ヘツ hetsu	平——ヘイ hei
病——ヘイ hei	蒲——ホ hō

这不但是发音方法由塞音变擦音，由浊变清，而且还产生了发音部位由双唇向口腔后部移动的变化。

这是受日语音变支配的结果，不属于汉语音变范围。简单说明如次：日语浊音假名共四行，都有相应的清音假名。其中三行，清音和浊音的发音部位完全一样。但和バba行相应的ハha行却是ha、hi、fu、he、ho。这表示，当初ハha行可能是读pa、pi、pu、pe、po的。经过音变，才变成了ha、hi、fu、he、ho。因此日语音读才把汉语中b、p声母的字音读作ハha、ヒhi、フfu、ヘhe、ホho等假名的辅音。

但是，帮、滂、并母和晓、匣母相混的情况，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。这可以从一些形声字上得到迹象。如：驳，从马爻声，北角切，帮母，而音符爻，胡茅切，匣母。贲，从贝卉声，博昆切，帮母，而音符卉，许贵切，晓母；从贲得声之贲，又许运切，晓母。豨，从豕关声，关原作豨，从サ采声，采，蒲菟切，并母，而豨，胡惯切，匣母。还有重读之例。如：豚，伯贫（帮母）、呼关（晓母）两切；豨，皮及（并母）、许良（晓母）两切。日语音读或者受此影响。

2、m——マma行m、バba行[b]。例：

“马”中为mǎ，日为メme（吴）、バba（汉）

“麦”中为mài，日为ミックmyaku（吴）、バクbaku（汉）

“民”中为mín，日为ミンmin（吴）、ピンbin（汉）

现代汉语m声母来自明母。

凡明母字，吴音和现代汉语相同，一律保持未变而读归マma行。如：上举马（明母）、麦（明母）、民（明母）三字吴音例。再如：

磨mó（明母）——マma（吴）
梅méi（明母）——メme（吴）
茂mào（明母）——モmo（吴）
门mén（明母）——モンmon（吴）
莽mǎng（明母）——モウ（マウ）mō（吴）
米mǐ（明母）——マイmai（吴）
灭miè（明母）——メチmechi（吴）
棉mián（明母）——メンmen（吴）

其次，汉音一律读归バba行。如：上举马、麦、民三字汉音例。再如：上举磨、梅、茂等字的汉音：

磨——バba	莽——ボウ（バウ）bō
梅——バイbai	米——ベイbei
茂——ボウbō	灭——ベツbetsu

门——ボンbon

棉——ベンben

这一音变的来由如下：汉音是在八世纪中传入日本的。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敦煌、沙州一带（今甘肃敦煌及其附近地方）的方音特征之一，是把非鼻音韵尾音节的明母字声母读成带鼻音的[b]。——如果是鼻音韵尾音节，则为m。这可以从八至十世纪盛唐以后和五代汉藏对音材料（多是佛经）里得到充分证明。从唐开元十二年（公元七二四年）至元和五年（公元八一〇年）的八、九世纪中，中天竺善无畏、一行、不空、智广、闍宾般若、疏勒慧琳、日本空海等僧人，都用汉字摩（明母）或麼（原作麼。明母）对译梵文的[b]，用莽（明母）对译梵文的m；似乎依据的也是这类方言。今山西文水、兴县等方言里的[mb]，可能就是从此项古方音一脉传下来的。——说详罗常培先生：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和李荣先生：《切韵音系》。汉音即采用了这类方音而变双唇鼻音辅音为双唇浊塞音辅音。通过类推作用，并鼻音韵尾音节的声母也一齐转化了。于是莽等字音也成为用[b]辅音打头。

在一些形声字上还保留了m和b、p或[b]相混的残迹。如：宾，从贝宀声，必邻切，帮母；而宀，莫甸切，明母。宀，从宀必声，美毕切，明母；而必，卑吉切，帮母。窞，从穴卯声，窞，从大卯声，并匹貌切，滂母；而卯，莫报切，明母。髓（即脉字），莫获切，颀（即觅字），莫狄切，并明母；而音符辰，匹卦切，滂母。𦉳（今作繁），从糸每声，附袁切，奉母，古为并母；而每，武罪切，微母，古为明母。——奉母古为并母，微母古为明母，理由见后第三条中有关说解。

从音理上说，m和b、p或[b]互相转化是不难的，双唇部位不动，只把鼻音改成口音或把口音改为鼻音就是了。

现代汉语方言还有保存这一特点的。主要是厦门话和潮州话，以厦门话为最典型。下面各古为明母今为m声母的字，在厦门话里都读[b]声母(如图)。

麻 ba <sup>24</sup> (b)	马 be <sup>51</sup> (b)	默 bik <sup>5</sup>	美 bi <sup>51</sup>
帽 bo <sup>33</sup>	某 bo <sup>51</sup>	慢 ban <sup>33</sup>	门 bun <sup>24</sup>
蒙 boŋ <sup>24</sup>	米 bi <sup>51</sup>	苗 biau <sup>24</sup> (b)	眠 bian <sup>24</sup>
命 biŋ <sup>33</sup>	亩 bo <sup>51</sup>		

这也都可以证明汉音的此项音变绝非偶然。

3、f——バba行[b]、ハha行h。例：

“匪”中为fēi，日为ヒhi（吴、汉）

“凡”中为fān，日为ボンbon（吴）、ハンhan（汉）

“芬”中为fēn，日为フンfun（吴、汉）

现代汉语的f声母来自非、敷、奉母。

凡奉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バba行。如：上举凡（奉母）字吴音例。再如：

伐fá（奉母）——ボチbochi（吴）

佛fó（奉母）——ブチbuchi（吴）

肥fēi（奉母）——ビbi（吴）

饭fàn（奉母）——ボンbon（吴）

房fāng（奉母）——ボウ（パウ）bō（吴）

凤fèng（奉母）——ブbu（吴）

妇fù（奉母）——ブbu（吴）

这一现象可以用清音韵学家钱大昕的学说来解释。钱氏发现古无轻唇音的汉语语音变化规律，即轻唇音（今称唇齿音）非、敷、奉、微母字音，在先秦一律读同重唇音（今称双唇音）帮、滂、并、明母字音。举例有：古读伏（奉母）同庖（并母），故古书中伏羲又作庖牺；古读房（奉母）同旁（并母），故古书中阿房宫又作阿旁宫；古读无（微母）同谟（明母），故相沿南无读曩谟等（详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）。这一现象，直到七世纪还未改变。

这还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为证。南方方言保留了不少古音，已成公认事实。举梅县等地话的一些字音为例（如图）。

其他如：解、敷母，今音fū，但许多地方叫抱，并母，甚至别造一个菴字。埠，此字晚起，可能即阜字加土旁而成；历来字书都音同步字，并母；可知阜古音为步，现在已变作fū了。如此等等。

而且重唇音变轻唇音，也符合先有塞音，后有擦音，擦音由塞音变来的世界语音发展之共同规律。

故钱氏论点已为学术界所接受。此对应正好可作钱氏学说之佐证，并表明吴音是保留了汉字的古音的。

奉母字的汉音，则一律读归ハha行。如：上举凡字汉音例。还有伐、佛、肥等字的汉音：

伐——ハツ hatsu	房——ホウ（ハウ）hō
佛——フツ futsu	凤——フウ fū
肥——ヒ hi	妇——フウ fū
饭——ハン han	

其次，非、敷母字，则吴音、汉音一律读归ハha行。如：上举匪（非母）、芬（敷母）两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法fǎ（非母）——ホウ（ホフ）hō（吴）、ハウ（ハフ）hō（汉）  
 放fàng（非母）——ホウ（ハウ）hō（吴、汉）  
 讽fěng（非母）——フフ（吴）、フウ fū（汉）  
 飞fēi（敷母）——ヒ hi（吴、汉）  
 肺fèi（敷母）——ヘ he（吴）、ハイ hai（汉）  
 反fǎn（敷母）——ホン hon（吴）、ハン han（汉）  
 赴fù（敷母）——フフ（吴、汉）

在中国古代，非、敷、奉母曾和晓、匣母相混。一些形声字反映了这个情况。如：𠂔，胡男切，匣母；而从𠂔得声之犯，防缪切，奉母。分，府文切，非母；而从分得声之彙，许覲

	非(非母)	并(非母)	肥(奉母)	缝(奉母)	微(微母)	尾(微母)
梅县	puŋ <sup>42</sup>	pu <sup>31</sup>	p'i <sup>11</sup>	p'uŋ <sup>11</sup>	mi <sup>11</sup>	mi <sup>44</sup>
厦门	puŋ <sup>11</sup>	pu <sup>51</sup> (白)	pui <sup>24</sup>	p'aŋ <sup>33</sup> (白)	bi <sup>24</sup>	bi <sup>51</sup> (文) be <sup>51</sup> (白)
潮州	puŋ <sup>12</sup>	pou <sup>52</sup>	pui <sup>55</sup>	p'aŋ <sup>11</sup>	mui <sup>55</sup>	bue <sup>52</sup>
福州	puŋ <sup>213</sup>	p'u <sup>31</sup>	pi <sup>52</sup> (文) puei <sup>52</sup> (白)	p'au <sup>242</sup>	mi <sup>52</sup>	muei <sup>31</sup>

	袞(微母)	味(微母)	万(微母)	闻(微母)	网(微母)	忘(微母)
苏州	ma <sup>23</sup>	mi <sup>331</sup>	mE <sup>331</sup>	mən <sup>24</sup>	mŋ <sup>331</sup>	mŋ <sup>24</sup>

切，晓母。乏，房法切，奉母；而从乏得声之姪，呼葛切，晓母。还有重读之例。如：亨，许庚切或许两切，晓母，又抚庚切，敷母。

有的现代汉语方言依然保持着这一音变现象。举双峰等地话的一些字音为例：

	法(非母)	飞(非母)	富(非母)	翻(敷母)
双峰	xua <sup>23</sup>	xui <sup>55</sup>	xəu <sup>35</sup>	xuā <sup>55</sup>
厦门	huat <sup>32</sup>	hui <sup>55</sup> (文)	hu <sup>1</sup> (文)	huan <sup>55</sup>
福州	xuaɿ <sup>23</sup>	xi <sup>44</sup> (文)	xu <sup>213</sup>	xuaŋ <sup>44</sup>
	仿(敷母)	愤(奉母)	逢(奉母)	
双峰	xaŋ <sup>21</sup>	xuən <sup>35</sup>	ɣəŋ <sup>23</sup>	
厦门	hoŋ <sup>51</sup>	hun <sup>52</sup>	hoŋ <sup>24</sup>	
福州	xuoŋ <sup>31</sup>	xuŋ <sup>31</sup>	xuŋ <sup>52</sup>	

日语音读的此种音变可能和上述现象有关。

4、d、t——ダda行[d]、タta行d。例：

“大”中为dā，日为ダイdai(吴)、タイtai(汉)

“敦”中为dūn，日为トンton(吴、汉)

“铁”中为tiē，日为テチtechī(吴)、テツtetsu(汉)

现代汉语的d、t声母来自端、透、定母。凡端母一律是d。如：打、带、刀等字。凡透母一律是t。如：塔、通、退等字。定母，和并母相同，按照声调分化成d、t两套。凡遇平声是t。如：台、提、田等字。凡遇仄声(上、去、入)是d。如：代、道、夺等字。

此类字之音读，固然一部分还保持舌尖音的特点而读归ダda行或タta行，但已不符合上述情况。分别说明如下：

第一，凡定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ダda行，汉音一律读归タta行。如：上举大(定母)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代dài(定母)——ダイdai(吴)、タイtai(汉)

道dào(定母)——ドウdō(吴)、トウトō(汉)

邓dèng(定母)——ドウdō(吴)、トウトō(汉)

电diàn(定母)——デンden(吴)、テンten(汉)

夺duó(定母)——ダチdachi(吴)、タツtatsu(汉)

队duì(定母)——デde(吴)、タイtai(汉)

上面是现代汉语里读d声母的。读t声母的情况相同。如：

台tái(定母)——ダイdai(吴)、タイtai(汉)

桃 táo (定母) —— ドウ dō (吴)、トウ (タウ) tō (汉)

糖 táng (定母) —— ドウ (ダウ) dō (吴)、トウ (タウ) tō (汉)

提 tī (定母) —— ダイ dai (吴)、テイ tei (汉)

田 tián (定母) —— デン den (吴)、テン ten (汉)

这两类字的吴音不再分送气、不送气，即不再区别d声母和t声母。但保留全浊特点，此乃定母字的本来面貌。

第二、凡端、透母字吴音、汉音一律读归タta行。如：上举敦（端母）、铁（透母）两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刀 dāo (端母) —— トウ tō (吴)、トウ (タウ) tō (汉)

当 dāng (端母) —— トウ (タウ) tō (吴、汉)

底 dī (端母) —— タイ tai (吴)、テイ tei (汉)

典 diǎn (端母) —— テン ten (吴、汉)

对 duì (端母) —— テ te (吴)、タイ tai (汉)

他 tā (透母) —— タ ta (吴、汉)

讨 tāo (透母) —— トウ tō (吴)、トウ (タウ) tō (汉)

托 tuō (透母) —— タク taku (吴、汉)

退 tuì (透母) —— テ te (吴)、タイ tai (汉)

吞 tūn (透母) —— トン ton (吴、汉)

这两类字的吴音、汉音也没有不送气的d和送气的t的区别，与古汉语、现代汉语都不一致。

第三、日语五十音表里，タta行的チ和ツ，按音理说，应读ti和tu，但读chi（チ）和tsu（ツ）；浊音表里，ダda行的ヂ和ヅ，按音理说，应读di和du，但读ji（ヂ）和zu（ヅ）。这又是一种日语自身的语音变化，然而影响一部分古为端、透、定母，现代汉语里为d、t声母的字的音读变成chi（チ）、ji（ヂ）、tsu（ツ）或zu（ヅ）等假名的辅音。而且还可以用发音相同的ザza行的ジji和ズzu代替ヂji和ヅzu。例如下，

打 dǎ (端母) —— チョウ chyō (吴)

斗 dǒu (端母) —— ツ tsu (吴)

雕 diāo (端母) —— チョウ (テウ) chyō (吴、汉)

通 tōng (透母) —— ツ tsu (吴)

土 tǔ (透母) —— ツ tsu (吴)

同 tóng (定母) —— ズ (ヅ) zu (吴)

地 dì (定母) —— ジ (ヂ) ji (吴)

蝶 dié (定母) —— ジョウ (ダウ) jyō (吴)

杜 dù (定母) —— ズ (ヅ) zu (吴)

5、n —— ナna行n、ダda行[d]、ガga行[g]。例：

“纳”中为nà，日为ノウ（ナフ）nō（吴）、ドウ（ダフ）dō（汉）

“泥”中为ní，日为ナイnai（吴）、ダイdei（汉）

“拟”中为nǐ，日为ギgi（吴、汉）

现代汉语的n声母，绝大部分来自泥母。——娘母系后人妄增，娘母字即泥母字，故不再列娘母。

凡泥母字吴音一律读归ナna行。如：上举纳（泥母）、泥（泥母）两字吴音例。再如：

耐nài（泥母）——ナイnai（吴）  
恼nǎo（泥母）——ノウ（ノウ）nō（吴）  
男nán（泥母）——ナンnan（吴）  
农nóng（泥母）——ヌnu（吴）  
溺nì（泥母）——ニャクnyaku（吴）  
捏niē（泥母）——ネチnechi（吴）  
黏nián（泥母）——ネンnen（吴）  
女nǚ（泥母）——ニョnyo（吴）

廿niàn，日母字，但现代汉语及其方言，似乎都读n（或n的变体[n̄]、l等）声母。近代文字、音韵学者章太炎发现日母上古归泥母的汉语语音演变规律（详见后第十一条中说解）。廿字此读应是这个规律之体现而为上古字音的残存。廿字吴音为ニユウ（ニフ）nyū，恰好与现代汉语及其方言读音合，亦即与古汉语读音合。

其次，汉音一律读归ダda行。如：上举纳、泥两字汉音例。再如耐、恼、男等字汉音例：

耐——ダイdai	溺——デキdeki
恼——ドウ（ダウ）dō	捏——デツdetsu
男——ダンdan	黏——デンden
农——ドウdō	女——ジョ（ヂョ）jyo

泥母字何以读作非鼻音的全浊音[d]？其原因和前第二条中用m对译梵文[b]的情况有联系。在八、九世纪唐代，有一种古汉语方言的明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[b]，同时泥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[d]。证据仍然是，汉藏对音材料和善无畏、一行、不空等僧人，当时都用汉字拏（泥母）①、娜（泥母）②、攘（泥母）③对译梵文的[d]。此外还有今山西文水等地方音里的[nd]音。汉音可能就采用了这种方言。参阅前第二条下解说。

至于汉语其他方面的例证则不多，只有几个形声字、异读字和古通假等现象略微显示了一点古汉语声母d、t、[d]和n相混的音变情况。如：淖，从水卓声，奴教切，泥母；但卓，竹角切，知母，原为端母。说见后第十条中解释。下同。滩，从水难声，他干切，透母；但难，那干切，泥母。纽，从系丑声，女久切，泥母；但丑，敕九切，彻母，原为透母。帑，从巾奴声，乃都切，泥母；又他朗切，透母。絮，敕虑切，彻母，原为透母；又女居切，泥母。掉，徒吊切，定母；又奴教切，泥母。能，奴登切，泥母；但古书中多处用作台字；台，徒哀切，定母。恣，他代切，透母；能，奴登切，泥母。清训诂学家朱骏声以为此

①拏，即今拿字。《广韵》：女加切。泥母。

②娜，《广韵》：奴可切。泥母。

③攘，字书无，但原注“那我反”。泥母。



字并非从心从能会意，而是从心能声，同时以为古能、态有通假关系。

其次，还有一部分现代汉语的n声母来自疑母。在现代汉语及其大多数方言里，这些疑母字声母都读n或n的变体，而和泥母字声母分不清了。日语音读却不如此。

凡疑母字，吴音、汉音一律读归ガga行。如：

拟nǐ（疑母）——ギgi（吴、汉）

逆nì（疑母）——ギャクgyaku（吴）、ゲキgeki（汉）

孽niè（疑母）——ゲチgechi（吴）、ゲツgetsu（汉）

牛niú（疑母）——グgu（吴）、ギョウgyō（汉）

凝níng（疑母）——ゴウgō（吴）、ギョウgyō（汉）

虐nüè（疑母）——ガクgaku（吴）、ギャクgyaku（汉）

疑母字汉音何以读作全浊音[ŋ]？其原因和前第二条、第五条中所提到的现象有联系，即有一种古汉语方言，明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[b]，泥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[d]，同时，疑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[ŋ]。证据仍然是，汉藏对音材料和善无畏、一行、不空等僧人，当时都用汉字哦（疑母）、诶（疑母）①对译梵文的[ŋ]。此外还有今山西文水等地方音里的[ŋ]。下列厦门话中一些疑母字读音，亦可作证（如图）。

牙	gā <sup>24</sup> <sub>ge<sup>24</sup>(b)</sub>	岳	gak <sup>5</sup>	碍	gai <sup>33</sup>	言	gian <sup>24</sup>
饿	gō <sup>33</sup>	逆	gik <sup>24</sup> <sub>ke<sup>24</sup>(b)</sub>	外	gue <sup>24</sup> <sub>gua<sup>24</sup>(b)</sub>	顽	guan <sup>24</sup>
队	gō <sup>33</sup>	宜	gi <sup>24</sup>	危	gui <sup>24</sup>	元	guan <sup>24</sup>
业	giap <sup>5</sup>	吴	g <sup>24</sup>	微	gō <sup>33</sup>	银	gun <sup>24</sup>
虐	giok <sup>5</sup>	愚	gu <sup>24</sup>	牛	giu <sup>24</sup> <sub>gu<sup>24</sup>(b)</sub>	凝	giŋ <sup>24</sup>

汉音可能采用了这种方音。参阅前第二条、第五条下解说。至于吴音也读归ガga行，这大概是因为，日语缺乏相当于在汉语声母位置上的ng，而采用了和ng相近的ガga行音。

此外，鸟字的泥母音niǎo，出现得较晚，直到公元一三二四年成书的《中原音韵》里才是此音。长时期内属端母。现代汉语吴方言依然如此。《水浒传》中的鸟人、鸟事等之鸟应读这音。故鸟的吴音、汉音均读归タta行，为テウ（テウ）chyō（吴、汉）。还有弄字，现代汉语里两读：玩弄、戏弄之弄读nòng，弄堂（小巷）之弄读lòng，——前一音旧时亦读lòng，而弄字属来母，本应读lòng。故弄的吴音、汉音均读归ラra行，为ルru（吴）、ロウro（汉）。以上都是音读和现代汉语字音有出入的个别例子。

6、l——ラra行l。例：

“辣”中为là，日为ラチrachi（吴）、ラツratsu（汉）

“老”中为lǎo，日为ロウrō（吴）、ロウ（ラウ）rō（汉）

“林”中为lín，日为リンrin（吴、汉）

现代汉语的l声母来自来母。

凡来母字，吴音、汉音一律读归ラra行。如：上举辣（来母）、老（来母）、林（来

①哦，异体作诶。《广韵》，五何切。疑母。

母)三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:

来 lái (来母) —— ライ rai (吴、汉)

冷 lěng (来母) —— リョウ (リャウ) ryō (吴)、レイ rei (汉)

李 lǐ (来母) —— リ ri (吴、汉)

列 liè (来母) —— レチ rechi (吴)、レツ retsu (汉)

罗 luó (来母) —— ラ ra (吴、汉)

轮 lún (来母) —— リン rin (吴、汉)

十三条对应中,唯独此条是一对应一,因而整整齐齐,不支不蔓,简单明了。

也有个别字的音读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合。分别说明如下:

一、赁——现代汉语读音为 lìn, 但音读为 ニン nin (吴)、ジン (ヂン) jin (汉)。赁字见于《说文解字》,从贝任声。任,日母,古归泥母(章太炎说。见后第十条中解释)。故赁字从《广韵》以下,在诸韵书中均属泥母而为乃禁、尼禁、女禁等切。后出现 rěn 音和 lìn 音。全国解放前后印行的《国音常用字汇》和《国音字典》尚列 rěn 音为读书音。现代汉语及其方言中已只有 l 声母(或其变体 n 等)的一音。然而,吴音却正好反映了赁字的原来读音。至于汉音读归 da 行,这与前第五条中古代泥母字声母在某一古方言里读带鼻音的 [d] 的现象有关。

二、龙——现代汉语里读 lóng, 来母,音读自然读归 ラ ra 行。但有一项音读为 モウ (マウ) mō (吴)、ボウ (バウ) bō (汉)。前者是读归 マ ma 行,后者是读归 バ ba 行。何以致此?说明如下:中国古代,来、明两母有时混淆,证据甚多,只举数例:蠹,从雨狸声;狸,里之切,来母;蠹,莫皆切,明母。聊,从耳卯声;卯,莫饱切,明母;聊,洛萧切,来母。蛮和𡗗,均从蠹得声;而蛮,莫还切,明母;𡗗,洛官切,来母。麓,古有两读,一读里之切,来母;一读莫交切,明母。故《集韵》中龙又音莫江切,明母。于是音读亦可读归 マ ma 行。其次,龙字音读归 バ ba 行,又反映了古时来母和帮、滂、并母的混同。此亦不乏例证,只就庞一字即可说明问题。庞,从广龙声,《集韵》又音卢东切,来母。但自古及今通行之音为薄江切,并母。

7、g、k——カ ka 行 g、ガ ga 行 [9]。例:

“歌”中为 gē, 日为 カ ka (吴、汉)

“克”中为 kè, 日为 コク koku (吴、汉)

“狂”中为 kuāng, 日为 ゴウ (ガウ) gō (吴)、キョウ (キャウ) kyō (汉)

现代汉语的 g、k 声母来自见、溪、群母。群母只有开、合三等,都转化为 j、q 声母;仅余不多的几个合口三等字跪、葵、狂等,变作 g、k 声母。所以,现代汉语的 g、k 声母基本上来自见、溪母。

凡见、溪母字,吴音、汉音一律读归 カ ka 行,不再区分不送气的 g 和送气的 k 两类声母了。如:上举歌(见母)、克(溪母)两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:

革 gé (见母) —— キャク kyaku (吴)、カク kaku (汉)

狗 gǒu (见母) —— ク ku (吴)、コウ kō (汉)

甘 gān (见母) —— カン kan (吴、汉)

桂 guì (见母) —— ケ ke (吴)、ケイ kei (汉)

滚gǔn(见母)——コンkon(吴、汉)

刊kān(溪母)——カンkan(吴、汉)

库kù(溪母)——クku(吴)、コko(汉)

括kuò(溪母)——カチ(クワチ)kachi(吴)、カツ(クワツ)katsu(汉)

快kuài(溪母)——ケke(吴)、カイ(クワイ)kai(汉)

困kùn(溪母)——コンkon(吴、汉)

少数来自群母合口三等的字，则吴音读归ガga行，保持全浊音色彩，汉音仍读归カka行。如：上举狂(群母)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葵kuí(群母)——ギgi(吴)、キki(汉)

馈kuì(群母)——ギgi(吴)、キki(汉)

共gōng(群母)——グgu(吴)、キョウkyō(汉)

也不再区别不送气的g和送气的k。

例外有柜字，群母，但吴音、汉音都读归カka行。这也许是一种语音的讹变吧。

还有个溃字，现代汉语里读kuì(崩溃)。汉音为カイ(クワイ)kai，但吴音却为エ(エ)e，相当于汉语的零声母。原因是，溃，并非见、溪、群母字而是匣母字。——故溃又读huì(溃脓)。凡匣母字，音读大部分读归カka行、ガga行，少数读归ワwa行。所以溃的音读如此。说详下第八条。

8、h——カka行g、ガga行[9]、ワwa行○①。例：

“黑”中为hēi，日为コクkoku(吴、汉)

“红”中为hóng，日为グgu(吴)、コウkō(汉)

“惠”中为huì，日为エ(エ)e(吴)、ケイkei(汉)

晓、匣母字，到现代汉语里，一部分是h声母。如：上举黑字，晓母；红、惠两字，匣母，现在都是h声母。但音读却与现代汉语截然不同。情况如下：

第一、凡晓母字，吴音、汉音一律读归カka行。如：上举黑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海hǎi(晓母)——カイkai(吴、汉)

蒿hāo(晓母)——コウkō(吴)、コウ(カウ)kō(汉)

汉hàn(晓母)——カンkan(吴、汉)

忽hū(晓母)——コチkochi(吴)、コツkotsu(汉)

火huǒ(晓母)——カ(クワ)ka(吴、汉)

昏hūn(晓母)——コンkon(吴、汉)

第二、凡匣母字，吴音读归ガga行，汉音仍读归カka行。如：上举红字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合hē(匣母)——ゴウ(ゴフ)gō(吴)、コウ(カフ)kō(汉)

厚hòu(匣母)——グgu(吴)、コウkō(汉)

寒hán(匣母)——ガンgan(吴)、カンkan(汉)

恒héng(匣母)——ゴウgō(吴)、コウkō(汉)

①没有辅音。在汉语为零声母。下同。

乎 hū (匣母) ——ゴgo (吴)、コko (汉)

幻 huàn (匣母) ——ゲンgen (吴)、カン(クワン)kan (汉)

吴音完全保留了古汉语的浊音。但是，无论吴音、汉音，或清音、浊音，音读均成为舌根塞音，与现代汉语的舌根擦音不一致。

这也许因为，五十音表的ハha行，当时的音值尚不是ハha等而很可能为ハpa等。因之只能用发音部位相同的カka行、ガga行的辅音来代替。

还可以运用上古音见、溪、群母变晓、匣母或上古音晓、匣母归见、溪、群母的汉语声母演变规律来解释。

全国解放前，蔡凤圻写《见溪变晓匣说》（《说文月刊》第一卷合订本）。一九六三年，李新魁写《上古音“晓匣”归“见溪群”说》（《学术研究〔广州〕》一九六三年第二期）。都证明，晓、匣母，在上古读同见、溪、群母，即上古无[h]、[ʃ]或[X]、[ʒ]声母，当时只有[g]、g、k声母；前者是从后者变出来的。立说可信。

上古音见、溪、群母和晓、匣母不分的例证很多。见于形声字者有：垢，古厚切，见母；后，胡遘切，匣母。浑，户昆切，匣母；军，举云切，见母。欣，许斤切，晓母；斤，举欣切，见母。诃，虎何切，晓母；可，枯我切，溪母。吸，许及切，晓母；及，其立切，群母。航，胡郎切，匣母；亢，苦浪切，溪母。见于字之异读者有：校，居效切，见母；又胡教切，匣母。虹，户公切，匣母；又古巷切，见母。虚，起居切，溪母，又朽居切，晓母。险，虚检切，晓母；又巨险(?)切，群母。见于古书通假者有：盖（古太切，见母）通假为害（胡盖切，匣母）。茄（求迦切，群母）通假为荷（胡歌切，匣母）。欢（呼官切，晓母）通假为劝（去愿切，溪母）。见于声训者有：骨（古忽切，见母），滑（户八切，匣母）也。坎（苦感切，溪母），陷（户籍切，匣母）也。黻（驱菊切，溪母），朽（许久切，晓母）也。咸（胡谗切，匣母），感（古潭切，见母）也。靴（许戈切，晓母），跨（苦化切，溪母）也。而且上述现象只能证明，晓、匣母归见、溪、群母，或见、群母分化出晓、匣母。理由同前所述人类语音发展的共同规律为，由塞音变向擦音。

还有演化的具体例子如：烘——三国魏孙炎音恭，九容切，见母。晋《字林》：甘凶、具凶两切，见母。南朝梁《玉篇》则为许公切，晓母；宋《集韵》又为胡公切，匣母。懈——南朝梁《玉篇》：古卖切，宋《广韵》：古隘切，均见母。清《五方元音》则列入火母，即晓母。掀——晋《字林》：丘近切，溪母。南朝梁《玉篇》：许言切，晓母。

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往往保存有古音。因而下列字音可证，现在的h声母，上古是舌根塞音（如图）。

据研究，约在东汉末（公元二〇〇年）至西晋末（公元三〇〇年）这一历史时期里，

	猴 hòu	糊 hú	滑 huá	环 huán
厦门	kau <sup>55</sup> <sub>(白)</sub>	k <sup>55</sup> o <sup>4</sup> <sub>(白)</sub> k <sup>55</sup> o <sup>4</sup> <sub>(白)</sub>	ku <sup>5</sup> t <sup>5</sup>	
湖州	kau <sup>55</sup>		ku <sup>5</sup> k <sup>5</sup>	
福州	kau <sup>52</sup> <sub>(白)</sub>		ku <sup>4</sup> a <sup>?</sup>	
苏州				gu <sup>2+</sup> e <sup>2+</sup>
扬州				ku <sup>3+</sup> e <sup>3+</sup>

见、溪、群母大量分化出晓、匣母。到隋代（公元六〇〇年）趋于完成。此后还继续发展，不过都是一些零星的了。但中国幅员广大，发展未必平衡，也许直到唐代，还有见、溪、群母和晓、匣不分的现象残存着。

因此，无论吴音、汉音都把现代汉语的h声母读归カga行。这是音读仍然保留汉语上古音，而现代汉语却全部变化了缘故。

第三，还有一部分匣母字，现代汉语里是h声母，吴音却读归ワwa行（汉音仍读归カka行）。如：上举惠字的吴音、汉音例。再如：

和hé（匣母）——ワwa（吴）、カ（クワ）ka（汉）

坏huài（匣母）——エ（エ）e（吴）、カイ（クワイ）kai（汉）

慧huì（匣母）——エ（エ）e（吴）、ケイkei（汉）

会huì（匣母）——エ（エ）e（吴）、カイ（クワイ）kai（汉）

黄huáng（匣母）——オウ（ワウ）ō（吴）、コウ（クワウ）kō（汉）

皇huáng（匣母）——オウ（ワウ）ō（吴）、コウ（クワウ）kō（汉）

这因为一部匣母字（主要是合口字）可以例外地变作零声母字。如：肴、爻yáo，萤、荧yíng，完、丸、纨、芫wán，皖莞wǎn等。但是，吴音却将在现代汉语里读零声母的肴、萤、完等字读归ガga行（汉音读归カka行）。如：

肴——ギョウ（ゲウ）gyō（吴）、コウ（カウ）kō（汉）

萤——ギョウ（ギヤウ）gyō（吴）、ケイkei（汉）

完——ガン（グワン）gan（吴）、カン（クワン）kan（汉）

皖——ゲンgen（吴）、カン（クワン）kan（汉）

不相当于零声母。同时又把现代汉语里不读零声母的，如：上举惠、和、黄等字读归ワwa行，相当于零声母。字虽不同，却都显示了匣母字一部分变为零声母的语音演化情况。

有个彙huì字，吴音、汉音都读イ（ヰ）i，都相当于零声母，与上述惠、和、黄诸字吴音相当于零声母，但汉音不相当的情况有异。此因彙字非匣母而属云母，云母字在现代汉语里都是零声母。其实彙字即蝟字，蝟，在现代汉语中就是零声母。故彙字音读读零声母是对的，现代汉语读h声母却“错”了。